



诗人的 价值之根

THE ESSENTIAL VALUE OF POETS

丁来先◎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人的 价值之根

THE ESSENTIAL VALUE OF POETS

丁来先◎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人的价值之根/丁来先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04-9980-0

I. ①诗… II. ①丁… III. ①诗人-价值-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I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282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诗人的系统的理论著作，本书突破了一般的论述诗人（如就诗论诗人）的窠臼，将着眼点放在了更大的人类经验的层次上，并从这个角度论及诗人的价值：当一位优秀的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诗人的真正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诗人与一般的社会成员或艺术家相比，其精神的特殊点又在哪里？如何才能在这种特别性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诗人之为诗人的优势。作者在各个章节都立足于原创精神，提出并论及了一些新颖的前人很少涉及的问题。

本书认为，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诗人归根结底代表着人类的内在精神，诗人的价值和人类心灵的深层渴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其在总体的文化经验的位置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诗人代表的是人类经验中的偏“虚”的那个方面，代表的是人类精神深处的深刻的诗性向往，是人类精神深处的梦幻与梦想的象征与体现，也是身处阴影之中依旧向往光明的歌者。优秀的诗人促进人类想象力的活跃、情感的丰富与成熟，而诗人的基本使命就是要避免人类精神性想象力的衰退，并尽力赋予事物以想象性价值。这些是诗人的价值之根。诗人诗作的价值最终肯定不在其和大众相同的常规性的经验上，而在其所具有的精微而独特的精神性韵味里。在现代

社会，诗人最有价值的经验通常恰恰是反世俗化的，其也可作为一种与世俗化情绪形成对照，并对之形成均衡的精神力量。

本书共有十章五十多个小节，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展开对诗人的论述，涉及诗人的历史、诗人的内涵及精神定位、诗人的基本任务与使命、诗人地理、诗人与诗意、诗人的非常态经验、诗人生活的内在性、诗人与语言、诗人的创造力、中国诗人与西方诗人等多个方面。本书认为，诗人的价值与地位根植于人类经验之中，并从他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里得以体现。本书跳出了一般的就诗论诗人的小视野，试图站在更为宽广的人类文化经验层面，来看待诗人在人类经验总体中的角色及功能，并以此思索诗人的真正价值。

引 言

诗人的价值与人类文化经验

人便是一把梭子，
他的彷徨寻觅
一如在织机中穿梭
上帝命令运行开机
因而注定不能让步停息

[英] 亨利·沃恩：《人》

这首诗里的比方很新奇，把人比作上帝手中的梭子。其实人类尽管有被动性的特性，但却不同于物件，也不太像机器或机器的类似物，尽管有不少机械的唯物主义者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一点。人类拥有非物质所能囊括的精神生命，正是这种精神生命使人和物拉开了距离。也就是说，人类所拥有的不是一般的生命，是一种特别的高级有灵性的生命，人类的这种灵性不是体现在他的牲口似的物欲里，而是体现在他们种种奇妙的精神性经验里——微妙的感觉与情感、神奇的想象与梦幻，以及深刻的洞察与思

想等方面。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拥有种种基于灵性的丰富多彩的生命经验，而人类生命经验的独特性与神奇性在于：它可以超出自身的自然性的利益需求，向着更为深广更为深邃的梦幻般的方向迈进。人类所拥有的想象力与情感力量激励了这种勇敢行为。可以说，人类的这种充满勇气的行为创造了自身，也产生了种种被称为“精神性”的经验，这种超出自身自然性需求的精神性的试验或尝试，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行为，是人类所有经验中的精华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祖先中那些最初的勇敢的探索者都是诗人，他们的想象力、情感状态及精神勇气和后来的诗人极为相似，而后来的诗人的价值也体现在与此相近的情境里。你也可以说这是上帝开启的结果，他们从此开始了真正面向只有上帝才拥有的无限性，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精神勇气。不管你怎样去作解释，那个结果是明显的：没有我们人类先祖的心灵的梦幻、大胆的梦想以及其后的超出自然性需求的尝试，人类自身都不可能进化，更不可能获得后来的那些质变那些跃进；没有人类最初的这些勇敢的充满梦想的诗人，人类自己可能还会像我们的祖先类人猿或黑猩猩一样，停留在动物的本能状态里。我们从后来的那些伟大诗人的行为与作品里依然可以感受那些最初的梦幻者、探索者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上帝，
聪明的造物主，住在最高天上的
阳性的神明，竟会在地上造出
这么新奇小巧的东西，大自然的
美的瑕疵

[英] 弥尔顿：《失乐园》

此刻我们把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权且当做一种神话，我们也把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初的诗人的想象力或情感状态暂时放在一边，集中精力来观察后来被称为“诗人”的那些诗人。

同先期那些充满想象的用勇敢的行动去探索的人们相比，后来的诗人以某种语言、意象、观念或情感等来表达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摸索，或对精神的执著追寻，并以此来展现他们的种种梦想，后来的优秀诗人的行为依旧有着原初的意义，这些诗人的精神性行为对人类整体的文化经验依旧至关重要。诗人也是通过这种想象力、情感力量与探索精神来获得其价值——对人类文化经验的独特贡献以及对人类整体进化的推动。如果人类整体的文化经验欠缺了这类诗人式的梦幻、情感与想象，那么势必会造成一种断裂与失衡，而诗人的价值正是通过他们对整体文化经验的某种均衡显露出来的。

后来诗人的队伍日渐壮大，角色似乎也变得较为明确，他们的行为也五花八门，他们的创作及其作品也很驳杂怪异，我们怎样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创作的价值？有没有这么一种基本的尺度与标杆用以度量诗人种种复杂的精神与生活行为——我们这里倾向于认为是有的，并基本肯定建立这种价值标准的尝试。这就需要我们跳离种种井底之蛙式的就事论事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站在一个更高更深广的角度来思考那些本来就很随性的诗人，这样才有可能看得更为清楚一点。我们这里找到了一个角度——从人类文化经验的根基入手考察诗人的价值。

关于诗人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到人类文化经验的总体之中才可得到深入的理解。诗人是谁的问题，或诗人该干什么的问题，或诗人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单就自身来讨论，永远都只能在地打转，只有和人类文化的整体经验联系起来才能看得更加明白。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以下问题：究竟哪些方面是诗人最该着力去做的，哪些方面又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过去时代条件下的诗人和当今时代

的诗人有什么不同，诗人又该怎样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而保留其诗人的基本特质呢，同时又强化其某一方面的功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而又宏观，事实上它又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诗人的本质与任务。

过去那些有价值的诗人通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契合了当时文化的潜在的精神任务，诗人用自己的生活或创作为文化经验的总体上的完善作出了贡献，纵观诗人的历史我们发现，那些被人们称道的诗人通常会起着一种类似时代的平衡器的作用，他们为人类文化经验的总体和谐与完美作出了贡献，并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种种文化经验的断裂、倾斜与失衡。比如，在西方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期，那些有价值的诗人通常会更关心人类自己，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与勇气歌颂人性的种种光辉，歌颂自然的美及其精神意义，甚至歌颂人类自身的种种感性的热望——爱情、种种冒险等。

和过去相比，当今的文化氛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的文化经验变得更加科技化、物质化、市场化，由此人类的文化经验与生活也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外在，更愿意与客体世界照面，你也可以说更加空洞。在这样一种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下，诗人的基本的价值倾向与立场肯定应和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但那种作为时代的文化经验的平衡器的基本作用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当今的诗人更需要搞清这一基本的方向，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经验的总体之中找到自己的最恰当的位置。^①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当今社会的文化经验的状况，就会发觉：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已经失衡，这种失衡体现在文化经验的感受方面更加明显，在文化经验的总体之中，某些方面太过突出、显眼、刺目，而另一些重要的方面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被人们忽略了，有的甚至被遗忘了。一句话，当今的文化经验的总体图景，其结构被扭曲，其元素分布得

① 参见丁来先《文化经验的审美改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极不和谐均匀。这种整体上失衡断裂的文化经验很难给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成员带来真正的美好感。整体上完美的文化经验应该没有这种明显的失衡、偏颇与断裂，通常其文化的结构和谐均匀，其文化的元素分布得均匀有序，整体上来看完美的文化经验应该是充满杂多而又有统一感的经验。但当今文化经验的整体却明显地缺少统一感，其运行的大趋势正是朝着断裂、偏颇与失衡的方向行进，诗人自己的地位的变迁以及诗人的面貌所发生的变化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当今社会的科技化、市场化、物质化倾向严重，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感性欲望过甚或过于机械理性的似乎是很矛盾的特点。这种务实的文化背景与倾向已经把诗人挤向某种边缘。这种文化现象或许正常但未必合理，也不符合人类深层的进化理想。试问：人类社会可以没有以梦幻为其核心特点的诗性倾向吗？人类社会可以没有种种表达诗性倾向的诗人而保持其精神的生机吗？再具体一点说，一个民族可以没有种种诗人而精神依旧充满基于想象的活力吗？这个问题似乎被好动务实的现代人遗忘了。在越来越关心物质元素的现代人看来，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不应该作为一个问题被郑重地提起。但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值得现代人——尤其是那些关心现代人的精神状况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作为其心灵体现的伟大诗人，那个民族几乎不能算是文明的民族，一个时代如果缺乏作为其精神体现的诗人，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是个伟大的时代。

另一个关键是诗人自己的态度、立场和选择。

诗人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时代特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诗人该不该和这个时代的文化经验的主流站在一边——也就是说站在世俗、理性与务实倾向的一边，去歌颂感性、物欲、商业气氛或科技的力量，或者做出另一种更加充满精神勇气的选择：超越时代的文化经验的局限或者说站在其核心之处，去代表另一种更富于心灵性的反潮流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这才更符合真正诗人的选择，这也是充满精神性勇气的选择。如果诗人站在这么一种精神的核心之处，那么他们或许就应该像西方中世纪之后的那些诗人所做的那样，冒着被冷落、被绞杀的危险，去颂扬另一种与时代主流不同的另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恰恰与那个时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相反，他们会为那些和时代的大趋势不同的另一种精神力量歌唱。这样一来，这些诗人所做的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契合了文化经验的潜在的也是真正的精神需要，他们就会为文化经验的总体的完美、和谐与均衡作出贡献。诗人的潜在价值从而才得以真正的彰显。

据一些权威学说描述（如韦伯的社会学说等），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各个方面正在转型的社会，是一个走向“现代性”的社会，而所谓现代性的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遵从理性并在各个方面“祛魅”，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种种“巫魅”或巫魅的遗迹已变得不必要，甚至会造成对现代性的干扰。这种转型完成后的社会就是一个对种种“巫魅”下逐客令的社会。诚然，我们的社会文化在各个方面已经这么做了，而且似乎还必然继续这么做，传统类型的诗人似乎也是属于被驱逐的对象之一。据说这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之一。

但我们认为在这种所谓的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精神上的缺失与不当。我们认为，诗人哪怕是在当今的这种所谓的“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也依然应该坚守其特有的“巫魅性”，真正的诗人恰恰应该突破现代文化对人们精神的垄断，他们应该用他们的诗作激起人们的梦幻感以及对种种精神奥秘的向往，这种对种种神秘性情愆的偏爱态度，应该归属于所谓的“巫魅”之残余，而诗人正是属于那种特别的“巫魅”的创造者或制造者之一，按照前面的这种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传统类型的诗人也属于被现代社会驱除的对象，就像在中世纪，那些歌颂人之力量的诗人被教会驱逐一样。但恰恰是那些勇敢的诗人写出了被后人称颂的诗作（如彼得拉克的诗），在这么一个理性至上、物质至上、欲望至

上的文化氛围里，诗人的真正位置恰恰不在于他们对物质、感性欲望与科技理性等的关注上，他们的真正的价值反而应体现在与之相反的精神性事物中。

诗人，如果他还算是诗人的话，如果他还没有为了适应这个日渐世俗化的社会而更换功能或者改行的话，那么他就自然地属于“巫魅”的家族成员或亲近者——正是这些近于“巫魅”之境使我们人类的生命时光变得富于精神感，也因此变得有质量有价值——他的行当或职业就很自然地创造精神性幻景创造美好的梦幻有着紧密的关系，尽管在当今社会背景之中，这类诗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但不能因为遭遇了某些困惑就改变诗人之为诗人的根本。当今的有些所谓的诗人被当前的主流文化经验所笼罩，或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经常打着种种“前卫”的旗号，刻意地和当今的主流文明形式合流，似乎他们也在全力追求所谓的现代性，也被社会现代化了，又似乎被现代化了的诗人就是具有先锋感的好诗人。他们更为关注当下人们的日常的生存状态，对和“巫魅”有关的梦幻与价值世界则刻意地回避，放弃了诗人本应有的坚守，放弃了富有价值感的精神方向。

一个诗人刻意地以富于“现代感”的方式介入当下的世俗性生活状态，这未必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种以丧失自己精神特性为代价的介入也不会真正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认为这恰恰是这些诗人没有找准自己在人类文化经验总体中的位置的体现。无论如何，诗人应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谓的现代性的倾向（如也去追寻所谓的诗歌的身体性），这种追随潮流的态度会损害诗歌的真正价值基础。可以说，从诗人最初的诞生之日起，他就和“巫魅”同体相连，所谓的巫魅性正是诗人诗作价值的重点方向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的诗人，他的主要的优势不在于他能如实地描绘或叙述当下的现实、当下的欲望、当下的世俗的生活场面，甚至也不在于反映人类的基于世俗性的真实经验，他的主要

优势体现于那些属于超现实性质的梦想、幻景或情感之中，并体现在那些看似虚幻巫魅的方方面面。尽管当今有许多人认为贴近当下的真实的生活才是诗人的主要职责。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艾伦·退特在《诗人对谁负责》一文中说：

诗人的任务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的经验应该是什么，——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良心”一词，取它在法文中的含义：知识与判断的呼应行动。^①

真实性已经被一些诗人说得腐烂发霉了，好多亚诗人就是打着“真实”的旗号为其精神的肤浅、贫乏外加平庸的想象力辩护。在这里不知艾伦·退特对“人类经验的真实”作何理解，尤其是对“真实”的含义怎样理解。“真实”这个词，在思想史上，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从他们的思想体系出发对之做过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这里我们不再赘述。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他说的“真实”只是基于我们人类的世俗生活的体验，那么他对“真实”的理解就太缺少视野了。事实上，诗人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有生机有活力的语词及其组合展现基于想象的美，这种美有时表现在人类经验的深层现实里，有时则是隐藏在那些看似虚无的幻象与幻景之中，其所展现的就有可能属于“应该”的经验性质。在这里，退特对诗人的任务的看法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迹，把诗人的任务理解得既狭窄又太泛化，缺乏独有的个性特色，他没有看出诗人在整个人类经验体系中的独特的位置在哪里，换句话说，他没有能够说出诗人最鲜明的特色在哪儿。在

^① 《“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页。

过去的世界的诗歌历史向我们明白地显示：诗人的价值只有在人类文化经验的总体之中才能得到展现，他们的最合适位置也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反映人类的一般的真实的经验，毕竟在人类的有文明记载的历史之中——尤其是在近代文明的历史之中——那些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经验本身就是倾向于真实的，说得更具体一点，正常经验是偏于和物质、社会、技术、市场照面时产生的经验，是人们的一种习惯化了的经验，也是一种倾向于感官性质的大众经验，而诗人的经验从本质上来说通常不属于这种所谓的真实经验，诗人的经验更多地指向人类精神的深层现实，或者说指向人类真实经验之上的精神现实。在这方面它和小说之类的文体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任务也不在于他能如“知识分子”或“哲学家”一样做出理性的思索，那不是诗人的生命重点之所在，他的独特性与价值恰恰在于他能用看似“巫魅”的有悖理性的方式说话，诗人恰恰就是那些创造出奇妙的梦幻感的人，他们用那些奇异而又美好的梦幻去笼罩大众与人们，给他们以物质、理性、欲望、常识之外的某种奇异的精神世界，给他们某种精神希望或这种希望借以产生的养料，给他们以精神上某种支持或安慰，并给时代带来独特的精神气氛，激励人类或本民族的精神体验，以此给人类或本民族带来了精神生机，而那些给人们带来精神性梦幻的情境恰恰看起来就像是“巫魅”之境。

和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诗人无法不使自己进入所谓的现代性社会，他们也不得不跟着作出某种转型，但在这个所谓的充满现代性的社会里，诗人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他究竟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者换一个说法，在转型之后的充满现代性的社会里，诗人一定要把

自己打扮成具有现代性的模样之后才会稍有价值吗？否则他就会变得像落伍的装饰品一样可有可无的吗？其实，这个所谓的现代性的社会无非就是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从另一个方面看，无非就是人类的本能欲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的文化经验似乎充满了奇怪的矛盾，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的更理性地更有效率地运转的目的，人们不得不变得很理性与精于算计；另一方面，在这么一个所谓的富有现代性的社会里，人们的本能式的欲望又前所未有的膨胀。诗人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异的自相矛盾式的文化夹缝之中，诗人在这种处境之下究竟应该怎么做？他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理性，从而把写作弄成知识分子的知识游戏吗？或把诗歌创作弄成科研论文的制造，或者诗人去迎合人们的另一种倾向，索性也让自己欲望化起来，在感官放纵中陶醉，并和大众一起在欲望中狂欢？

我们认为，这两个方向都不是诗人应该走的。在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文化氛围里，真正的诗人也会面临着种种“现代性的迷失”，但真正的诗人一定能敏感地意识到：诗人的价值很难体现在种种现代性的潮流里，反而应该在另一个层面上得以显现，诗人反而应鼓起精神勇气，跟随着自己希望的星辰走一条诗人独有的道路，并代表那种反科技理性反欲望膨胀的精神力量，通过有生机有活力的语词、意象、观念、情感创造出某种精神性梦幻，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某种希望。这样也可使整体的文化经验趋于和谐、完善。诚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诗人如果坚持走自己独有的精神道路，那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他们有可能日渐边缘化，问题可能就在这里。但在这么一个时代，真正的诗人的角色就是个充满悲剧感的角色，他必须坚持自己独有的精神道路，否则，他可能适应了这个社会但却失去真正的精神价值，而失去了精神性价值的诗人还能算个诗人吗？

我们觉得没有真正诗人的民族依然可以其乐融融地活着，但其精神性

❖

潜力必然会因此而受到损伤，没有诗性倾向的民族也不太可能有精神活力，也不可能有思想深度与创造力，其成员的生活也不太可能充实而富有诗意。诗人的角色的转换或许会很艰难，就看他能否顶得住这个时代种种诱惑。在当今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已经习惯于轻视诗人，把其看成是空想者独语者做梦者，但实际上，人们的内心又不可能真正地脱离精神性梦幻，那些真正诗人的梦幻还是充满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在当今社会诗人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与贬损了。其实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是不能用通常的物质指标来衡量的。

在现代世界，由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已经严重萎缩，诗人及其具有诗性倾向的人被明显地边缘化了，成了所谓的“小众”，成了丧失精神影响力的群体，甚至成了可有可无的可笑的点缀。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与民族，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我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而悲哀，我为这个时代精神感的渐渐消失而悲伤。在此我愿意再次简单扼要地重复一下我的思想的中心：真正的诗人通常能够顶得住时代的种种潮流影响，找到真正有益于创作的现实的或精神的根，他们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道路，而不会成为那些肤浅的随大溜者，这类诗人虽然可能人数较少，但他们对人类的经验却很重要，对一个民族的经验方式却很重要，对人类深刻地认识体验自己也很重要，真正的诗人和人类经验的内在生机有着紧密联系，诗人的价值与地位也依据其对人类经验的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机贡献而定。

在我们人类有限的历史之中曾有过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似乎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性。在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职业，这些职业通常为人类的生活经验所必需。但那些繁复的人与职业，有一些已随着历史与文明的演化，变得不再重要了或者干脆无声地消失了，最终丧失了其曾有过的地位与价值。但也有许多种类型的人与职业留

下来了，这些被留下来的人与职业似乎被戴上了某种幸运符，最终为人类历史所拣选。但其为什么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所存留，其存留的理由与依据是什么——就是因为其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支撑点，诗人要想避免被文化历史淘汰的命运，也必须找到自己在人类文化经验总体中的真正的位置。

当今的诗人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支撑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给自己定位。

和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相比，诗人的角色在当今时代经历了不断跌落的变化，从预言家式的人物变成了不入时的空洞的幻想者，从人类的启蒙老师变成了衣食毫无保障的人。诗人的角色尴尬，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主要的是其价值也受到极大的怀疑。诗人曾经是夜莺，在黑暗中歌唱的夜莺，黑暗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他们却用来寻找光明。不久之前，诗人还扮演着“盗火者”的角色，给人类的精神以启发。但随着时代或文化的转型，现在很多诗人变得迷失，并失去了应有的方向，大多数都成为潮流的跟随者，有的沦落为欲望的工具或愤世嫉俗者，他们要用他们的所谓诗歌来展现身体的赤裸的欲望，表达他们的叛逆态度，并以此来宣泄其内心的不满与失落感。但这种没有方向感的挣扎并不会为诗人带来真正的新境界。

文明的演化史有时像一个魔术师的表演，常把人们弄得眼花缭乱。它把曾经闪光的东西幻化为无用的废品，而把一度是缺少价值的种种事物又变成了某种放射着价值光辉的东西。这种基于淘汰与保存的自然进化原理在文化的发展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种种转变背后都存有深层的道理。诗人的未来命运会怎么样呢？他们存在的根据充足吗？他们能够逃避被文明史所淘汰的命运吗？

在我看来，诗人存在的理由很充分，应该也能经得起历史的起伏，这还要看当今诗人自己的选择，还要看他们是否意识到自身的危机，还